

那一年，乔羽刚好二十九岁，忽然接到电影《上甘岭》导演的电报，请他为志愿军战士写一首歌，要求即便电影不再放映了，那首电影插曲还在传唱。并告诉他，作曲选了刘炽，歌唱请了郭兰英。

好！就写我和我的祖国！

乔羽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，钻到机房看了一天样片，影棚里灯亮起时，他的眼前突然涌来一条河，那是家乡山东济宁的京杭大运河，尚在心中，诉诸笔端，渐渐变幻为流淌于中华大地上的长江、黄河。他想起以前坐轮渡涉江，第一次看到了长江，看到南方田野上的墨绿与陌上开花，波浪般地向他涌来……

家乡的运河，成了“一条大河”创作的原点。

循着运河的文脉，涛声滚雪处，常有历史的回响。浪花深处，正翻涌着运河人家的故事。

为运河奔走

杜庆生每次回济宁汶上县，必去南旺闸遗址看看。从南旺一村，走到南旺三村，沿着已经干沟般的大汶河河床，踽踽独行，脚步踩在野蒿草上，簌簌作响，他仿佛能听到大运河曾经流过南旺闸时，浪涌船浮的涛声。

走了一程又一程，过了一村又一村，他走了二十年。

杜庆生是“老三届”，凭着当年在济宁读书的功底，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。工作数十年后退休，他没有含饴弄孙，而是去筹备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，欲将“运河之都”的文脉与盛景寻找回来。

有一个夜晚，他从书柜里翻出《史记》，拭去岁月之尘，抚摩良久，觉得太史公的笔尖，藏着中国运河的密码：“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……于齐，则通菑济之间。”

这令杜庆生很兴奋，“于齐”，这个字眼，定音之锤落到了齐鲁大地。可是菑济之间，隔着一座泰山，如何通渠？这都藏着一个个历史之谜啊。

自那以后，杜庆生燃起了对运河的兴趣。他沿着古运河实地徒步考察，边读书，边行走，边做田野调查，硬是把自己学成了运河专家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吴国开凿邗沟，连接长江与淮河，成为大运河的源起。隋开运河，贯通南北。元代又将大运河裁弯取直，两千七百公里缩短到一千七百多公里，其中济宁段仅为二百三十公里，却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中枢，可见济宁之重要。

在汶上任职那几年，每每路过古运河，在分水龙王庙旧址流连，杜庆生都有一种莫名的失落。檀槽白帆成梦，艄公的号子消失于云烟朦胧中。当年漕运的运

河，水早已干涸，盛景不复啊！河床上，几头黄牛在河沟里啃草，白云悠悠，天地寂然。龙王庙前的石栏不在了，白帆浆声中的运河成了一个陈旧的梦……

就在那一刻，他心中暗暗发誓，要为了保护大运河不遗余力，余生要看到南旺段运河重现水天一色！

大运河申遗时，杜庆生开始奔走，希望济宁段的南旺闸遗址——大运河昔日要塞也能一并入选。这事令他心急如焚，南旺闸曾是京杭大运河的“心脏”，是中国人水利智慧的结晶啊。

一番调研后，他把心中澎湃的情感化为理性的分析，以运河专家的名义，给南水北调委员会办公室写了一封信，并寄到国家信访局。半个月后，回复来了，说建议很好，感谢他。

2014年6月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，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，南旺闸位列其中。杜庆生喜极而泣！

后来，文物专家罗哲文来调研，杜庆生带罗老到南旺龙王庙遗址前参观，站在小汶河、大汶河的交汇处，罗老感叹道：“奇迹！南旺是大运河的水脊，葛洲坝、三峡过船设计，都受到过南旺闸的启示和影响啊。”

罗哲文提议在龙王庙前运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，果然有了重大发现。随后，大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在一旁新建起来。

那日下午，杜庆生专门带我行走于古运河边，领略中国人治水行舟的智慧，看南旺闸遗迹，感受南北文化交汇的温婉与雄风。走着走着，我的眼前仿佛有无数铁船犁过运河水道，心中生出今夕何夕的喟叹：运河，人类文明的伟大工程啊！

家乡的地龙宴

一条大河波浪宽

兄弟船，夫妻船

古运河离刘全军的家，只有二百米。

刘家祖屋坐落在小汶河西岸，推开小院的门，便可看到一条废弃的古运河。从蹒跚学步起，刘全军就在露底的运河埂上玩耍。

那时，曾祖父刘步旺喜欢坐在运河边的老柳树下，观日出日落，给刘全军讲运河的往事。曾经，运河水很清，小汶河从南向北流过南旺三村，而大汶河截弯取直，一河碧水向西流，往龙王庙前的岔河口涌来，小汶河行舟的水量陡涨。南来北往的木船很多，桅杆上挂着白帆。等蓄水闸的河水满了，船只再往济宁城或微山湖方向行驶，十分风光！

后来有专家建议修山枢纽工程，截断了大汶河水流，南旺镇运河的分水枢纽从此断流。河水在刘全军的视野里一天天变老、变丑，最后成了一条干沟。

曾祖父讲的运河往事，成了刘全军童年的回忆。他觉得自己的血脉与梦想，皆与运河之水息息相关。

1994年，刘全军报考了济宁烹饪学校，毕业后，又转至南京的职业学院，拿到了全国厨师长上岗证，成为济宁市有名的大厨。

2004年除夕，刘全军给餐厅做完最后一桌年夜饭，摘下高高的厨师帽，脱下工作服，对经理说：“春节后开张，您再请一位大厨吧？”

“全军，说啥哩？”

“我想辞职。”

“找到下家啦？我这儿待您不薄啊，您可是济宁城薪水最高的厨师长啊！”经理挽留他，近乎苦口婆心。

“没找下家。我想回南旺镇老家，自己做餐饮。”刘全军道出了真相。

经理不解，南旺镇距济宁城六十多公里，离汶上县城也十多公里，穷乡僻壤，做一桌大菜，卖给谁吃呀？

“我不想做高级的大菜，而是做农家精品菜——地龙宴！”

“泥鳅？”

“对！运河里的野生黄板鳅。”刘全军露出了笑容。

经理摇了摇头说，大材小用了啊！

那个除夕夜，济宁城鞭炮声四起，烟花的绚烂与华丽，映照着太白楼下的古运河与竹竿巷。刘全军骑着摩托回家，沐浴在夜风中。风吹在脸上，多少还有一丝冬季的凛冽，吹得刘全军格外清醒，他没有与这座古城、这条运河一样睡去。

小汶河的水平涸了，不再流经南旺三村，可是新凿运河依然可以浇灌，种出稻菽千重浪，与古运河的印迹共舞。

收起了金字招牌，回到运河边上的村庄，去做泥鳅宴，独自

创业。那一年，刘全军刚二十六岁，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。

其实，刘全军早就把市场调查了一番，无论春夏秋冬，运河和大汶河里长着不少野生泥鳅，当地俗称“地龙”，野生储量不少。且离南旺三村不远的三里堡、四里闸，一天能供三四十斤地龙，收购价在每斤三十五元，做好了，一斤可以卖七十五元，稳赚不赔。这样做餐饮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回到老家，安安心心过了一个大年。正月十五一过，刘全军就张罗装修的事了，将祖上小院拿出来，开了一家饭店。

父亲不解，放着济宁城的大厨不干，为何要守在村里开饭店，亏了怎么办？

刘全军向父亲耐心地解释：祖爷爷就守着古运河，我为何不将运河的水运和血脉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呢？

运河的地龙，又叫黄板鳅，圆圆的，长得肥，黑背，黄腹，是“水中的人参”。但过去卖不上价，也不为食客接受，是因为做得不好吃，土腥味太重。其实以刘全军的厨艺与经验，去土腥味并不困难。野生黄板鳅送到后，只要放在清水里吐泥一天一夜，四个小时一换水，换三次清水，肚子里的脏东西就吐干净了，土腥味消失。做地龙宴时，就讲究原汁原味，油一热，黄板鳅活着下锅，然后，撒一把大葱、姜和花椒，加一勺黄酱，焖上一刻钟即可，味香滑润，如海参入口。越新鲜，越好吃。

刘全军便这样专做精品家常菜，以野生地龙为主，配之黄鳝等乡村宴。果然，自家的饭店背靠古运河之畔，一夜之间声名鹊起，开张不久，便顾客盈门。乡亲们都冲着他的地龙而来，一年下来，可以收入三四十万元。

更幸运的是，随着八省市大运河联合申遗成功，古运河河道受到关注。来参观和游览的人络绎不绝，也成了刘全军家饭店的最大客源。

刘全军因运河而生，因南旺而旺，成了古运河文化创新的受益者。

上船前，爸爸赠他一句话，船上只有船长与水手，没有兄弟姐妹儿。运河上，一切都听船长指挥。哥哥咋说咋办。满建波点了点头。

跟了哥哥十年，大哥教会了他船上的一切船务：运河里如何行船，微山湖上如何避让，到码头时如何靠岸，装船时不能离岸……水上生活，十载青春岁月，一望无际的苍茫，他与运河之水建立了家人一般的感情。

后来，哥哥娶妻下船了。满建波去台儿庄建船闸，认识了李大青。彼时，她在青岛一家服装厂打工。一座岛城，栈桥往事如烟雨，拉近两颗年轻的心。归来吧，娶你上船去当船嫂，像哥哥一样，满建波也驾着一艘夫妻船，“驰骋”古运河。

夫妻双双驾船运河。行船时，夫妻之间，只有温柔的水浪。

吵过架吗？我问满建波。

满建波摇头，说江河之间，行船人家最忌夫妻唱别别腔，须夫唱妻随，才能满载而归。

没有红过脸吗？

哪能没有一点矛盾，牙齿和舌头挨得那么近，有时也会互相咬到啊。满建波感叹，到码头泊船，他驾船停靠，妻子抛缆绳时，风大，听不见，他声音大了一点，妻子以为在骂她，泪水哗地出来了，弄得他后悔连连。

古运河上，一年里十一个月都在船上，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，一年难得见几面。返航时，路过老家村子，将船停在服务区，坐坐通船回村，住一个晚上。次日，微山湖上晨曦浮舟，从湖面上跃了出来，夫妻双双又踏上新的航程。

“这是美丽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……”当年乔羽写下的经典歌词，早已传唱大江南北。如今，这歌声又在乔羽的故乡响了起来，在满建波的船上响了起来。

屏息静气听。旷野无风，河堤上荆棘葳蕤，芳草萋萋连天浦。其实，这就是运河人家的普通日子。天空上，一对沙鸥，一群江鸥，古运河上，驶过一艘艘“父子船”“兄弟船”“夫妻船”，追着沙鸥的啼鸣而去。

一条大河波浪浪！（来源：人民日报 作者：徐剑）